

Georg Lukács

杜章智 编



卢卡奇自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卢卡奇自传

杜章智编

李渚青 莫立知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卢卡奇自传

杜章智等编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17419·002

定价：2.40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经历过的思想 (自传提纲)	(11)
自传对话录	沃尔西·伊什特万等整理 (51)
一、童年时代和早期生涯	(51)
二、战争和革命	(75)
三、在流亡中	(109)
四、回到匈牙利	(165)
第二部分	
简历	(206)
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	(210)
对《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自我批评	(216)
我在斯大林时期	(225)
我向马克思的发展 (1918—1930)	(236)
附录:	
答南斯拉夫《七日》周刊记者问	(272)
答英国《新左派评论》记者问	(291)
人名索引	(306)

前 言

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理论家卢卡奇·捷尔吉（1885—1971），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具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坎坷，几起几落，他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引起人们的争论。他为总结革命经验而写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在1923年一出版就在共产国际内部受到批评，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以后一直成为禁书。卢卡奇也多次为这部著作进行自我批评。可是在西方，它却受到不少左派知识分子的极力推崇，甚至奉为圣典，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某些流派的思想源泉。1928年，他作为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为筹备召开匈共二大而起草的《勃鲁姆提纲》，试图用符合实际形势的“民主专政”口号取代原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当即被共产国际和党内反对派斥为“取消主义”。在可能被开除党籍的威胁下，卢卡奇被迫再次作自我批评，并退出匈牙利的运动。可是卢卡奇在这个文件中的主张不久之后就成为了匈牙利政治的现实。1949年，卢卡奇又因为他的《文学和民主》一书受到批判，主要被指控没有跟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势，仍然宣扬“人民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文学”，其结果必然是“向右转”，反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卢卡奇在战后抱着满腔热情回到匈牙利，本来是想通过自己的工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这时又只好违

心地作自我批评，并退出政治生活。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卢卡奇又积极回到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他公开揭发批判当时匈共领导照搬苏联模式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的错误，要求进行彻底的改革，并在纳吉政府中担任了文化部长的职务。在这次不幸事件之后，一直到1967年他被许可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为止，卢卡奇在国内以及在苏联等国一再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判。但是与此同时，不管压力多么沉重，环境多么艰难，卢卡奇继续坚持关心自己国家社会主义的命运，继续关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他一面坚持写作他的大型理论著作《审美特征》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面继续撰写时文（或接受采访），就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成败取决于社会过程的民主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复兴，就必须走革新的道路。卢卡奇的这些观点自然也曾成为对他的不同评价的根源。

卢卡奇无疑也是本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发展中有过几个急剧的转变，每一次转变都取得了高水平的思想成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曾是晚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鼻祖。他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心灵和形式》在资产阶级文坛上名噪一时。其中所收的一篇关于克尔凯郭尔的文章（《形式遇生活而破灭》）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发展的开始，因为它不仅按其表达力，而且按其内容的深度都使一切后来的存在主义流派的哲学大为逊色。另一篇文章（《悲剧的形而上学》）则以完整的形式表达了生命哲学。卢卡奇在所谓“马克思主义学徒期”所写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在对马克思著作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异化理论。这本书对海德格尔、曼

海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阿多尔诺、霍克海默、本杰明等、以及后来的新左派理论家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要是没有《历史和阶级意识》，当代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左翼）的思潮会是什么样子，实在是很难想象的。他进入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期后，在三十年代写的《青年黑格尔》为国际上的黑格尔研究开创了一代新风。他所写的大量文学评论以及由他首倡的关于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思想，更是为他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他在晚年写的《审美特征》一书中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应用于美学，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则试图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并且对他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的全部复杂的理论发展作出总结，这些著作已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卢卡奇的名字和著作在本世纪的头几十年就已远远越出匈牙利国境和中欧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现在在国际上关于文学、美学、哲学，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无处不感到卢卡奇的强烈影响。

卢卡奇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部小小的欧洲思想史。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和他的时代的几乎每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他是德国著名生命哲学家西美尔亲授的学生，他也深受著名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的影响。他和恩斯特·布洛赫有过共同的起点，后来成为终生的朋友。法兰克福学派在二十年代末诞生时有他在场，他们讨论过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有好几位批判理论家以后一直和他保持了个人关系。他在三十年代就表现主义问题与布莱希特等人的论战（他和布莱希特后来一直很友好，布莱希特逝世后，他在墓前发表了演说），他在1945年以后与萨特和存在主义的论战，都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反响。他在晚年非常关心左派运动

的发展，热切地期待着马克思主义通过革新得到复兴。他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遗产，他的著作全集在联邦德国新维德的卢西特汗特出版社共出了十七大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欧洲思想史，如果把卢卡奇略去，肯定要出现一个明显的窟窿。

对卢卡奇的研究，在西方，从二十年代中期围绕着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进行的论战以来就没有中断过。研究的规模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属于“批判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各种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派、实践派等）的理论家们，以青年卢卡奇的理论概念作为他们构造自己理论的起点或基础，而属于“科学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各种流派（如结构主义派、新实证主义派等）的理论家们，又不免要把卢卡奇的理论概念作为自己构造理论时的参照，并对它们表示自己的态度。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有许多刊物经常反映关于卢卡奇的理论观点的讨论。卢卡奇主要是用德文和匈牙利文写作，他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早已译成了英、法等国文字。正象西方有“马克思学”一样，那里也出现了“卢卡奇学”。1983年，格林伍德出版社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了弗朗索瓦·H·拉坡安特编辑的一本卢卡奇研究著作目录《卢卡奇和他的评论者》。根据这本书的资料，从二十年代到1982年以前，专门研究卢卡奇的书籍：英文的出了24本，德文的53本，法文的16本，意大利文的40本，西班牙文的14本，其他语种的（包括苏联东欧）11本；专门研究卢卡奇的论文：英文的624篇，德文的346篇，法文的170篇，意大利文的220篇，西班牙文的56篇，其他语种的162篇；有11家刊物出了卢卡奇专辑；通过了55篇以卢卡奇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不需要评论，单是这些数

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在东方，过去由于政治原因，根本谈不上对卢卡奇的研究。只是从六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卢卡奇于1971年逝世以后，情况才有所变化。首先是在卢卡奇的祖国匈牙利，从卢卡奇逝世前后起就开始对他进行重新评价，通过1975年纪念卢卡奇诞生九十周年、1981年纪念他逝世十周年和1985年纪念他诞生一百周年的活动，实际上已全面恢复了卢卡奇在匈牙利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以及在国际学术界所应享有的崇高地位。为了筹备1985年纪念卢卡奇诞生一百周年的活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文化政策工作小组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于1983年8月就发表了一个《提纲》，对卢卡奇的生平事业做了高度评价，对他的思想遗产进行了初步的全面分析，并且号召马克思主义者“对卢卡奇·捷尔吉的活动及其理论与实践遗产进行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价”，“捍卫他那活跃的、充满创造力的哲学遗产”。在1985年，匈牙利、民主德国和苏联都召开了纪念卢卡奇诞生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在会上宣读了成百篇研究卢卡奇思想的学术论文。在莫斯科，主持会议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Г.П.斯米尔诺夫还郑重宣布，苏联现在已经出版卢卡奇的《审美特征》第一卷，即将出版他的《青年黑格尔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以后还将继续出版他的著作。可以预期，在苏联和东欧各国，随着卢卡奇著作的出版，对卢卡奇的研究今后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开展。

我国学术界对卢卡奇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但有各种迹象表明，人们对卢卡奇思想的研究兴趣正在不断增长。考虑到卢卡奇的思想遗产对文学、美学和哲学等领域的重要意义，以及我国学术思想与国际学术界日益广泛而深刻的联

系，我们认为，这种对卢卡奇思想研究兴趣的增长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对卢卡奇思想的研究在我国也必将逐步展开。为了给越来越多的卢卡奇思想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提供一些资料，我们编辑和翻译了这本《卢卡奇自传》。

※ ※ ※

这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卢卡奇本人在1971年上半年，即在他逝世前不久所写的《经历过的思想（自传提纲）》和围绕着这个提纲所作的自传性谈话——《自传对话录》。第二部分是他在以前写的几篇重要的自传性文章。

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卢卡奇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完成的。1970年12月，他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他已不能做出符合他自己要求的高水平的理论工作。1971年3月，他的学生们建议他写自传。写自传的念头在卢卡奇的脑子里本来早就有了，因为他的妻子波尔什梯贝·盖尔特鲁德在1963年逝世前曾敦促他写这样一本书。他由于要完成早就计划好的理论著作，一直无暇顾及。现在要他写，他又有点犹豫，因为单凭自己的记忆写不出可靠的东西来，而现在要通过研究来加强他的记忆，要用档案、藏书和报刊中的资料来弥补记忆之不足，他已感到力不从心。最后，由于感到这个任务愈来愈迫切，他才开始写起来。在短时间内，他用笔记形式完成了一个五十七页的德文打字稿。他以这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在每写一部较大的作品之前都要先打一个提纲式的草稿，这是他的习惯，所以他只是使用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其次，他也可能意识到，由于无法很好利用图书资料，无论如何他已不能写出一本全面而翔实可靠的书来。写出一个提纲式的东

西来，至少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进行研究的基础。

卢卡奇交出的这份手稿带有明显的提纲性质，有些地方的意思作者只用几个字代表，前后行文不怎么连贯，有些地方很令人费解。卢卡奇写完这个提纲以后，显然已没有精力去充实它。由于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不要说到书刊和记忆中去搜索材料，就是把现成材料记到纸上去他也感到为难了。但是这时他的精神状态还好，于是他的学生维泽尔·伊丽莎白和沃尔西·伊什特万就征得他的同意，以他写的《经历过的思想》为基础请他谈他的生平活动。他们把这份自传提纲的打字稿摆在面前，按照时间顺序，就某些需要解释或补充的说法向他提出问题。这种谈话从1971年3月进行到5月，统统用磁带记录下来，结果得到一份几百页长的匈牙利文记录，其中有许许多多的重复和无关紧要的细节。经过维泽尔和沃尔西两人的精心整理，就得出了读者在这里看到的《自传对话录》（顺便提一下，维泽尔和沃尔西把卢卡奇在1966年11月26日对他们的谈话也编进了这一《对话录》）。

卢卡奇在这两篇东西里极其坦率地、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他的生平活动以及与之有关的许多事情，对于我们了解卢卡奇和他的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卢卡奇在健康状况极坏的情况下，仍然利用他生命中最后的有限时间给我们留下了这两篇极其珍贵的文献，也是他在生活和斗争中具有非凡毅力的绝好证明。

在匈牙利1981年纪念卢卡奇逝世十周年时，匈牙利政府的文化政策刊物《评论》在1981年第2和第3期上用匈牙利文全文发表了《经历过的思想（自传提纲）》，而《自传对话录》中的许多段落则被选编到同时出版的《卢卡奇生平事迹图片文献集》中。同一年，沃西尔·伊什特万和卢卡奇的

义子雅诺西·费伦茨把这两篇东西编在一起，由汉斯-亨宁·帕茨克译成德文，放在法兰克福的苏尔康普出版社出版，书名是《卢卡奇·捷尔吉，经历过的思想，对话体的自传》。1983年，这本书由罗德尼·里文斯顿译成英文，在伦敦的维尔索出版社出版，书名改成《卢卡奇·捷尔吉，一生的记录，自传》。我们这里的译文是根据英译本，参考德文本译出的。

考虑到《经历过的思想（自传提纲）》有些地方过于简略，令人费解，我们加了一些脚注。读者如果能把它和后面的《对话录》以及第二部分和附录中的材料连系起来读，或者读了后面的东西之后再回过头去读它，那就会发现它并不难懂，而且非常肯切。

第二部分是卢卡奇在不同时期写的重要的自传性文章，在这里按照写作日期的先后顺序编排在一起。卢卡奇严格地把自己看作是历史和他生活所在的社会的产品。他认为一个哲学家应该坚持真理，但不是坚持他个人的真理。他在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在理论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只要当他发现自己的理论已不符合实际，已被他所超越，他就毫不惋惜地把它抛掉。他喜欢引用歌德的名言“不是死就是变”，相信人的一辈子就是一连串的变化。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历史上至少可以看到三个截然不同的卢卡奇：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以救世主自居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晚年急切盼望马克思主义革新的系统理论家。在这些形象之间还有一些“过渡的”卢卡奇。卢卡奇严于解剖自己，每过一个时期就要对自己的思想发展进行一番严厉的批判分析。《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1933年）、《我在斯大林时期》（1957年）、《我向马克思的发展（1918—1930）》（1967年），都是这种批判分析的名篇。读这些文章，就好象读一个同样高强的同名的思想

家对他的批判分析一样，是那样客观，那样严厉，那样精辟！通过这些文章，卢卡奇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变形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就能把他的一生的各个时期联系起来，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这样我们也就能更清楚地认识他了。

卢卡奇一生被迫作过不少“自我批评”，它们无疑将成为他的传记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们当中真正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作者本人在后来还承认有正确成分的，只有他对《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所作的自我批评。这篇东西对了解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发展很有价值，加之目前学术界对《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评价还存在着分歧，所以我们把它选在这里。

卢卡奇在晚年经常接见报刊记者，除就重大理论问题发表看法外，还对自己的生平活动时有所涉及。答南斯拉夫《七日》周刊记者问和答英国《新左派评论》记者问可以说是卢卡奇一生中最后的两篇对报刊记者发表的谈话，其中谈到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事件，还有对他一生的总结性的评价，应该说是很珍贵的自传材料。为了区别于他自己写的东西，我们把它们作为附录放在后面。

由于卢卡奇自传材料中提到的人名很多，有好些是读者不大了解又不易查到的，我们还在书后面附了一个人名索引。为了节省篇幅，注意实效，这个索引并不求全，也不一视同仁。（1）对人所共知的，或应该知道的人名，如高尔基、歌德、黑格尔等，概不列入；（2）对在我国出的专业辞书中可以查到的、与卢卡奇关系不密切的人名说明从简；（3）对在我国出的专业辞书中查不到的、与卢卡奇关系密切的、特别是匈牙利人的名字则多说几句。本书中匈牙利人

的名字出现得很多，匈牙利人的名字和我国的一样，是姓在前，名在后，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我们也这样处理，只有少数长期定居国外的匈牙利人的名字才按英美的习惯处理。卢卡奇的姓名，在我国书刊中到目前为止有的译作“乔治·卢卡奇(契)”，这是按照英文翻译，有的译作“格奥尔格·卢卡奇”，这是按照德文翻译，在本书中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处理为“卢卡奇·捷尔吉”，我们希望这个译法能通行起来。

本书的材料，《自传对话录》的第二、三、四章由李渚青译出，第一章由杜欣力译出，其余部分均由莫立知译出，我对全部译稿进行了校阅。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

在本书的编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人民出版社张光璐同志和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沈恆炎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在此表示感谢！

杜 章 智

1985年12月于北京

第一部分

经历过的思想

(自传提纲)

一切自传都是主观的；不是从社会发展看人的发展，而是在一定发展的框框内，表明一个人如何成功或失败。

客观性在于正确的时间性。记忆倾向于把事情发生的日期提前。要用事实来检验。青年时代：贝奈德克；^①1914年西美尔给玛丽安娜·韦伯的信。^②但是事实只是作为检验有用。要消除(a)资产阶级的〔?〕解释。例如齐塔，101页。^③(b)党史。托洛茨基(对我说来也一样)。^④但是也可能有真诚的无知：维克托·塞尔格，213页；记忆力(后来写的)。与实际的矛盾(时间，也较后)。维·塞·(a)日期(213页)不对(不是1928—1929年——我当时不在俄

① 指贝奈德克·马塞尔的自传《读我的日记》，布达佩斯1965年版。

② 格奥尔格·西美尔1914年8月14日致玛丽安娜·韦伯的信是卢卡奇反抗情绪的最早证据，参看后面第76页。

③ 维克托·齐塔《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海牙1964年版第101页，在“吓破了胆的瑜伽论者当人民委员”的标题下，对卢卡奇担任文化人民委员时的活动进行了嘲讽。

④ 党史中往往因人物后期有过错而否定前期的功绩，例如对托洛茨基，对卢卡奇都有这种情况，参看后面第165—166页。

国)。但是关于维也纳也是如此：(b) 好几部未发表的巨著（212页）。而且是“《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作者”，这个唯一时期的一本书，1923年发表（211页）。(c) 兰德列尔，213—214页；克里姆林宫。维克托·塞尔格的一般倾向：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提前——这种情况只要可能就要进行核对。①

在这种框框内，不仅写实践中的发展，而且写内心的发展，完全象主观上看到的那样。意图是以直接方式描述我的发展。客观方面是表明对**什么**和**怎么样**做出反应。任务是：你本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把它准确地描写出来。在从这个角度描述我自己时，我的希望是**同时**把客观现实描述出来——不奢求达到全面的历史性的描述。如果抓住了某些本质特征，就很不错了。

不是任何直接意义上的我的生活，只是想表明这种特殊的精神倾向、这种思维方式（这种行为型式）是怎样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今天，在事后认识到：个性既不是起点，也不是最终产物。但是：个人的特性、爱好、倾向，在被赋予——按照情况——最大的发展机会后，**如何**变成为社会上典型的东西，或者按我现在的〔思维方式〕变得与类一致，或者是设法达到类存在。

① 维克托·塞尔格（1890—1947）是美国一个同情托洛茨基的共产党革命家。卢卡奇在这里指他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牛津1963年版）。塞尔格显然极其钦佩卢卡奇：“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超人的智慧，要是共产主义作为社会运动发展，而不是蜕化成为一个支持极权的运动，他本来能给它作出伟大的精神贡献的”（第187页）。然而，他的简单叙述中包含好些事实错误。他谈到据说是1928—1929年在莫斯科的一次偶然见面，说卢卡奇“不愿在公众场合与我握手，因为已被开除出党，是个有名的机会主义者”。他还提到卢卡奇写了好几部永远不可能问世的杰出著作”。

不是诗人。只是哲学家。抽象概念。记忆也用在那上头。危险：对自发的东西作过早的概括。但是诗人：能够回忆具体的感情，首先是它们表露的情景。这已经意味着：在时间历程中的正确地方。尤其：童年时代。然而那里有一个重要的和持久的倾向——迁就。

自传：这里有具体的意图：纠正对社会生活的一定态度。现实性，操纵：个人是中心问题。机构造就这种个人（高卢香烟——直到人为刺激的地步^①）。反对这点的斗争：迄今为止以客观化的形式：既在美学方面，又在一般哲学方面。

在这里生活：过了80——对现实的主观兴趣保持着——在一个往往与青少年时代失去接触的时候。长时期来，甚至今天还过着无可否认是辛勤的生活，是我试图为这种态度辩护的权利。这与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联系着。个性和类存在问题。这里正是特殊性和实际实现的类存在之间的冲突点。（因此：这种对立从未上升到先验的领域〔对任何宗教事物的消极态度：在克服特殊性方面的纯粹世俗态度〕。）在这方面——其中包括对当时精神问题的实际立场——是对我作为作家至今所完成的一切所作的补充和评论。

自传作为对自己作家活动的补充和评论的主观性。在这方面，主观性不能被克服。（当然只是就表述而言。归根到底是历史。它的判决是不能驳回的，就是说，只有被历史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过程所驳回的。）甚至这种表述方式也肯定要服从这种判决。

① 指有些广告把吸高卢香烟同男子的性魅力联系起来。